党史资料丛书

井冈山革命根据地

（回忆录）

（四）

内部资料
切勿外传

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协作小组
井冈山革命博物馆 编

一九八六年元月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目　录

三湾改编前后……谭　政（1）

回忆井冈山两战斗生活……谭　政（7）

“八月失败”和回师井冈山……陈　茂（23）

从井冈山到古田……陈　茂（33）

关于红四军一些情况的回忆……黎宗任（52）
谢甫鹃

回忆三十一团及其它……邓　华（59）

红四军军官教导队……

莲花一支枪……

从平江到井冈山……

从瑞金重返井冈山……李寿轩（107）

要不要他偿命

——毛委员处理一桩人命案……陈士荣（117）

井冈山斗争中的妇女会……马夏姬（122）

回忆井冈山斗争的几件事……谭希林（127）

从平江起义到留守井冈山……姚　吉（137）

红五军转战赣南及坚持在湘赣边界
的斗争……姚吉吉（149）

回忆茶陵游击队……谭家述（159）

坚持战斗在九龙山上……谭家述（164）

忆红五军的战斗生活……方福钦（170）
在井冈山的斗争岁月里……赖春风（178）
黄洋界保卫战片断回忆……赖春风（201）

三湾改编前后

谭政

秋收起义部队有四个团。第一团原是国民革命军武汉警卫团（应为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）警卫团原在武汉。是卢德铭秘密地带出来，准备去参加南昌起义，名义上是打野外，偷偷摸摸的走，坐了一个晚上的船，到湖北黄石港登岸，听到议论，说九江不通了，有张发奎的部队在那里，部队便走路，从黄石港到阳新、武宁、靖安，在排埠又坐船，向奉新前进。排埠那里有好多船，坐了一天上岸，到了奉新，以后又到了修水。在修水，部队进行休整。当时部队的番号叫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”，是派宛希先到朱培德那里联系改的。宛希先到了南昌，我们的部队已经开始行动，举行秋收起义，打出了红旗。宛希先回来时，有一个人跟着他来检阅，以后走了。

第一团从修水出发，钟文章集合部队讲话，呼口号：“打倒国民党！打到长沙去！”大家都很高兴部队到长寿街遭到收编的邱国轩第四团的袭击，受到一些挫折，丢了一些行李，团长也跑了。部队从长寿街回到师部，师部已出发到龙门，在一个山头上设了一个收容所（山上有一个天主堂，收容所就设在里面），把一营跑散的人都收容起来；一团受挫折以后，回到龙门，再到收容所，是阴历八月十五日中秋节，部队在天主堂宿营。部队有一面红旗，是锋刀

斧头旗，少数人带有红袖章，我带了一个。一团没有打什么仗，就是同邱国轩部打了一下，部队受了点损失。

第二团就是礼陵、安源的工人和农民组成，由王新亚带领，打了一个萍乡，没有攻下，打开了礼陵，最后打浏阳失败了，部队没有剩几个人，只剩少数几个干部，同一团会合了。部队会合后便到了文家市。这时部队只有两个团的番号，即一、三团，二团没有了。三团穿得花花绿绿的，只有一团象军队的样子。在文家市没收了一家土豪的财产，开始打土豪，把东西分给群众。

部队离开文家市后，在萍乡芦溪遭到敌人袭击。早上还没有烧饭，部队就开始出发了，后面的部队还在集合，还没有出发，卢德铭原在前面指挥，听到后面打枪，返回来指挥部队作战，牺牲了。卢德铭在武汉时曾是二十四师的参谋长。

部队在转移中，每天总是从天未亮就出发，一直走到黄昏以后才宿营，经过平浏、铜鼓、萍乡、莲花，到达永新境内的三湾村，休息了三天，着手于改编部队。这算是红军发展史上的一个难点。

自从长寿街战斗失利以后，湖南的敌人拼命地跟着我们后面追赶，总想把我们这些革命的种子弄个精光。民团、保安团也来欺负我们，沿途不准我们借路。没有经过锻炼的“小娃娃”，那里经得起这样的风波。当时，疲劳、困苦、饥饿、惊慌的情绪充满了部队，加上疟病、痢疾传遍了每个战士，行军途中，两旁的丛草中不到几远，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就躺下几个，用那微微的声音在那里颤颤地发抖。离开宿营地的头四、五里路，每天总是嗅着一种难闻的腥气，已经到达宿营地准备宿营的时候，还要更动几处地方。

到了三湾的第二天，听说师长要集合部队讲话，部队在悲愁苦闷之中，倒想听他讲讲话，队伍集合好了，远远看着师长走来，只见他愁眉双锁，一肚皮不舒服的样子，他说什么话呢？第一，宣布改编命令；第二，发了一场牢骚，说我们的部队好象打了几十个败仗的样子，……现在人员减少了，部队要缩编，从一个师改编为一个团，一个团还是不足，改编为两个营……"。听不下去了，只看到全场的人，大家都睁着眼睛痴呆地望着他，好象失了魂一样。然后由新团长介绍毛泽东同志讲话，从人丛中出来一个又高又大的人来，头上蓄有两三寸长的头发，身上穿着一件老百姓的衣服，脚上打上一双绑带，套上一双草鞋。听说他是第二次向部队讲话，可是我第一次见着他。他以和蔼的态度，含笑的脸色，跑到部队前面，顿时会场沉寂的空气，突然呈现紧张的色彩，大家笑容又展地鼓起掌来。毛泽东同志说：同志们，敌人只是在我们后面放冷枪，这有什么了不起，大家都是娘生的，敌人有两只脚，我们也有两只脚，贺龙同志两把菜刀起家。现在当军长，我们有两营人，还怕干不起来吗？我们都是暴动出来的，一个人可以当敌人十个，十个人可以当敌人一百，我们现在有这样几百人的部队，还怕什么？……，没

有挫折失败，就不会有成功，……大家嘻嘻地忍不住地笑，显示着特别兴奋的样子。当队伍解散后，只看到一群一群地在那里议论着，“毛泽东同志都不怕，我们还怕什么？贺龙同志两把菜刀能够起家，我们几百人还不能起家吗？！”

三湾改编时，毛泽东同志的这番话，对当时部队恐慌失望情绪的转变，是起了很大的作用。不仅如此，当他来到这个部队的时候，已经是秋收暴动失败，部队形成溃乱状态以后，他能够以很短的时间，在一个和他毫无社会关系的队伍中，建立他的信仰，用民主主义的工作方法，团结了下层干部及其广大群众。在改编部队中，宣布了前敌委员会的组织，取得了公开的，合法的地位，开始建立党的领导的基础，把一些动摇不可挽救而企图逃跑的上层分子，以适当的方法，使之主动地离开部队。三湾改编后，使脆弱的、缺乏党的领导的工农武装，走上了新的游击战争的发展阶段。

三湾改编以后，把伤病员放在茅坪，把没有人背的枪送给袁文才，部队经古城，砻市到酃县水口，再到遂川大汾圩。我们住在大汾圩，想筹点款，遂川反动靖卫团肖家璧写信威胁我们，说是他的防地，要我们走，如果不走，明天早上枪刀相见，我们不理他，要打就打。第二天早上，部队遭到他的袭击，我们一冲锋，部队被敌冲散了，分成两部分。三营走错了路，由张子清，伍中豪带领经左安、桂东到了上犹县鹅形，与朱德同志的部队会合在一起。朱德同志

利用他和范石生的关系，他们是同学，有交情，部队得到了补充，三营也得到了补充，每人身上都背满了子弹。以后工农革命军第二次攻打茶陵时，仗打得最激烈时，第三营赶到，大家见有了子弹，又跟敌人打了大半天，最后子弹也打得差不多了，就撤回到砻市。

第一营（一营的一连，团部、特务连）由毛泽东同志带领，部队虽然没有损失好多，但每一个人都很狼狈，毛泽东同志只穿了件长袍子，大家吃了饭，他还没有吃饭，后来搞到了饭又没有东西盛，就用衣服兜，在树上搞了两根树枝，这样吃饭，部队经荆竹山到达大井，王佐骑着一匹白马，跑了五、六里路来迎接毛泽东同志。

上山时，两个营的人数差不多，只有二、三百人，都称主力。还有特务连，连长是朱暨子（应为朱建胜），朱石柳也是特务连的（应为朱斯柳、王佐部的），朱原是哥老会的，鼻子是个翻鼻子，抽鸦片，后来给我们派去侦察敌情，他有一班人蛮得力，给一点鸦片给他抽，要抽饱才出发。

部队上山后，都住在大井，团部和毛泽东同志住在一幢大房子里，团部在左边房间。当时前委机关的工作人员好象就是宛希先，他大概是在前委负责组织，管党员的工作。那时干部很多，专门编了一个军管连（应为军管队）过当兵的生活，每天三操两讲，清早就起来训练。连（队）长是陈毅安（应为吕赤），副官叫李涟，李涟又是军管队的区队长，相当于上尉，军官连也住在大井那幢大房

子里，都睡地铺，铺稻草，旁边放根木头，可防止稻草弄出来。我是军官连的一个成员，我跟一个姓王的同志每天晚上抱着一起睡觉，同盖一床毯子（我们的行李在打长寿街时给挑担的人丢了）盖的这床毯子是他的，毯子又不大，底下垫了点禾草，禾草也不多，两个人盖一床毯子裹都裹不住，早上还没有亮，我就跑到厨房里烤火。部队除了一些日用品外，啥东西也没有。我的行李丢了后，从老百姓家里搞了个葫芦瓢，中等大小，可以喝水，又可以盛饭吃，确实很狼狈。

军官连（队）有：廖纯光，平江人；康健，湖南人；陶文，是陶铸的哥哥，他是团部书记官，康健是团部文书，李育文是支部书记。还有一个姓孙的同志，是个山东夸子，讲起话听不懂。

部队上山以后，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，进行根据地的各项建设，巩固和发展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。

资料来源：

《三湾改编》 井冈山博物馆二份

整理人：刘仁生

回忆井冈山的战斗生活

谭政

一九二七年十一月，工农革命军奉毛泽东同志的命令，攻克了茶陵县城，我们占领茶陵县城后，前后打了三仗。一次是该县挨户团袭击我们的营房，被我们打退了，一次是罗定带着保安队拂晓袭击我们，也被我们打退了，第三次是国民党吴尚第八军的一个团（团长叫俞耶喻）他来势汹汹，但不敢冒进。我们在茶陵住了一段时间，打了几仗，子弹不多了，仗打得很激烈时，我们正在为弹药发愁，我们的三营回来了，他们背了很多子弹。因为他们从遂川大汾与一营一连。团部分开后，到了湘南，会到了朱德同志的部队，朱德同志用计从范石生那里弄了许多弹药装备。三营一到，便把子弹分给我们，大家高兴极了。我们和三营並肩作战，一直打到晚上，敌人没有前进。我们与敌人相持打到半夜，奉命撤退。毛泽东同志从井冈山下来接我们。他得到情报，知道团长陈皓靠不住，陈皓和副团长韩昌剑，参谋长徐庶等人想拉部队逃跑依附国民党。毛泽东同志赶上我们后，召开了前委会，揭露了他们（陈皓一伙）的问题，把我们接上井冈山。

打下茶陵成立了县政府，开始是委任谭梓生当县长，他是云南人。部队没有去发动群众，县政府是老一套办法，收税。告状。过堂，

陈皓他们乱搞。后来被毛泽东同志发现了，及时纠正，指示部队要发动群众，重新成立了茶陵县工农兵政府，由谭震林任工农兵政府主席。这是我们第一次建立的工农兵政权。

部队回到井冈山后，在茅市召开了大会，毛泽东同志总结了部队打茶陵的经验教训，宣布了陈皓等人的十大罪状，我记得有一条是他们反对游击战争，主要是他们想投降方鼎英，有这个企图，並没有拖去队伍。正式把他们抓起来是在一个晚上，在茅市的一个商店里，前委开会，陈皓等人到了讲完话后，几个士兵跑进去把他们捆了起来，送往部队看守，关在袁文才那里，以后把他们处理了。

从茶陵回来不久，我们又去打遂川，在遂川过了阴历年才回来，那次在遂川搞了很长的时间，打了两仗。一九二八年二月，我们由遂川县城到了草林，左安，打土豪分田地，那时组织了三路行委。一路。二路。三路。朱云卿参加了一路行委。我是在草林，草林那个地方很好，遂川县赤卫队的王佐农（应是王次接）、毛泽覃和我们一起到了草林，没有去好多部队，只有一个赤卫队和工农革命军的一个营。那里的土豪劣绅把东西藏在夹墙里头，我们就把它打开来，将东西分给群众。

部队真正做群众工作是从遂川开始的，开始时群众有点害怕常跟在红军后面，你走到那里，他也走到那里，一路上群众都问："埃先生来了没有？"开始我们也没有经验，由军队包办，把谷子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发给群众，把东西送到群众家里，照顾贫农，怕打开仓库被流氓抢去，流氓就会发财，把粮食送去也没有人要，因为群众害怕。毛泽东同志批评了，说这是包办式的，恩赐式的。恩赐式就是你给他，他不负责任。后来就打开仓库让群众去挑，经过你的手去发，群众不要就送上门，群众很受感动。在遂川分东西由恩赐式改变成抢夺式。当初群众还是不太敢，那些流氓、地痞就来了，我们就放手，打开仓库，由群众去抢，东西很多，一个房子要抢半天。红军筹款主要是抓土豪劣绅。那次在遂川筹的款子最多，因此，在过年前我们每人都发了饷，都是发银洋。

在遂川组织了一个工农革命运动委员会，主要做群众工作，等于后来的政治部，驻扎在县城天主堂，毛泽覃是工农革命运动委员会的，谭震林也在里面办公。

部队在遂川过年时，还编了歌子唱。“过新年，过新年，你拿斧子，我拿镰，打倒肖家璧，活捉罗普泉……”。这歌是欧阳晖编的，他是浏阳人，在部队搞宣传工作。

部队做群众工作搞出经验也主要是在遂川。当时，成立了宣传队，发动群众，到处都写标语，好大的一个字，用石灰写在墙上。那时周鲁还没有来，盲动主义错误也没有在这里贯彻，因此，在遂川没有烧好多房子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口号是，烧群众要烧的屋，杀群众要杀的人。

苏维埃的名字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。老百姓不懂，就叫埃先生，那时就是苏维埃，没有工农兵三个字，工农兵政府是在茶陵搞的，以后就没有了，都叫苏维埃政府。

二月上旬（应为中旬，我们从遂川回到宁冈打新城。毛泽东同志亲自部署了战斗，叫朱云卿写命令，记得命令的头一句是："与我数量相等之敌盘据新城……。"

二团袁文才的部队埋伏在新城对面山上，他们发明在洋油桶里点爆竹，乒乒乒乒响，当机关枪，四面山上埋伏了人，满山红旗，敌人被我们包围后，想突围。敌人从西门突围，开门向七溪岭逃跑，我们埋伏在那里，消灭了很多敌人。那时，我们没有攻城，也没有攻城技术。如果敌人不开城门逃，我们还打不进去，好高的城墙。在毛泽东同志指挥下，打新城取得全胜，全部歼灭了守敌，占领了新城，活捉了一个县长，然而我们部队伤亡也很多。

一九二八年三月，湘南特委特派员周鲁到井冈山，那时，"钦差大臣"满天飞，湘南特委奉了湖南省委的命令，要把部队调到湘南去，当时湘南特委书记是陈佑魁，是个大胖子。周鲁是个书呆子，来到砻市，执行"左"倾盲动错误，说这里烧杀不烈，宣布撤消前委，成立师委，由何挺颖当师委书记，毛泽东同志当师长，后来毛泽东同志说笑话，叫我当师长，我从来没有当过师长。何挺颖也说，我没有经验，部队带不住。当时，江西省委要工农革命军留在江西，

湖南省委又争着要工农革命军去湘南。毛泽东同志为此事写了个报告给中央，说我不好办，不知道听那个的好。这个报告是我抄的，抄了二份，由湖南、江西省委各转一份给中央，另一份由姓余的交通员装在竹筒里带走，他走的时候，把缴来的金子打成一个金饼，带给中央做经费。

三月中旬，工农革命军去湘南途中，毛泽东同志在酃县中村给部队上课，进行政治思想教育。上课时，毛泽东同志讲中国革命发展不平衡，大城市里头什么叫马路、工厂……，讲得很通俗。上了几次大课，没有讲反对盲动主义，因为中央还没有命令，没有指示反对盲动主义，怎么反法，周鲁来传达意见，说这里是“右倾机会主义”，要部队将前委改为师委，他都没有表示有意见。这时怎么办呢？毛泽东同志是党员，他敢反中央吗？这是一个纪律问题。不照办可以，怎么能公开反对？公开反对是不可能的。在中村上几天大课，主要是要提高思想认识，禁止大烧大杀。那次在酃县烧了些房子。周鲁来井冈山说要烧杀，否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。

两军会师后，我们取得了龙源口大捷。当时，二十八团迂回部队一直打到龙源口附近，正面新七溪岭没有进展，打不进去，有一个要害处通不过去。迂回部队冲到龙源口，又追到永新县城，红军第三次占领了永新县城。龙源口一战红军取得了大胜。后来流传着“不费红军三分力，打败江西两只羊，真好！真好！快畅！快畅！

六月底，湖南省委派特派员（应为巡视员）杜修经来井冈山，硬说井冈山不搞烧杀是右倾机会主义。毛泽东同志反对乱烧乱杀，说我们只能烧群众要烧的屋，杀群众要杀的人，不能乱来。杜修经要调井冈山的红军到湘南去，说这是湖南省委的指示，说湘南形势好，要红军到那里去。毛泽东同志坚持建设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计划，认为湖南敌人兵力集中，有吴尚第八军在那里，我们的部队不应该去湘南。边界特委书记当时是湖南省委派来的杨开明，他是杨开慧的哥哥，他也附和湖南省委的意见。

湘南特委要调红军去湘南，恰巧二十九团是湘南农军，也闹着要回湘南家乡去，这种情绪又得到二十八团的同情，部队开士兵委员会会议，讨论很热烈，大家发表意见，都说要回湘南去。朱德、陈毅同志说服不了，他们来了两次信给毛泽东同志，说士兵委员会要去，主要是二十九团闹着要回湘南，没有办法。毛泽东同志回信大意是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建设我们要坚持，现在形势发展很好，敌人进展很慢，我们坚持在井冈山有利于粉碎敌人的进攻，到湘南去不利，因为湘南敌人力量强大，我们部队去了以后，利于敌人各个击破，你们要争取说服二十八团和二十九团不要去湘南，要留在井冈山，坚持建立罗霄山脉中段政权。毛泽东同志是在永新西乡回信的。结果由于湖南省委和湘南特委的代表坚持自己的主张，特委书记杨开明也同意，朱德、陈毅同志未能说服部队，因此，两个团

都去了湘南。果然不出毛泽东同志所料，二十九团到了郴州后遭敌围攻，农军全部失败，二十八团知道孤军深入不利，才退往井冈山，部队到达上犹崇义一带时，营长袁崇全叛变，竟把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打死了。

朱德、陈毅同志带着二十八团和二十九团在鄙县九都一带时，毛泽东同志率领三十一团在永新西乡一带坚持游击斗争。

毛泽东同志和我们在永新西乡里田、夏幽一带，永新县委刘真，也在那里，贺子珍当时是永新县委的工作人员。进攻我们的敌人是湘东保安司令罗定的部队，我们的部队在前方阻击敌人，敌人不敢前进，天天来侦察，敌人走几里又退回去，每进一个地方，反动派就烧房子，我们一看起烟，就知道敌人来了，敌人连续进攻了三天，才到里田。毛泽东同志带我们住在夏幽，和敌人相隔十里，赤卫队在夏幽放哨，看到敌人就报告，大家劝毛泽东同志走，他说我们不走，坚持一下。十里路敌人走了三天，象三天才进来。敌人知道了我们的虚实，攻到夏幽的坪里，没有好多兵。毛泽东同志还没有吃饭，他的勤务员吴光茶煮了鸡蛋，安了个土炮在路上，跑来叫他吃饭，一下子土炮响了，“轰”！毛泽东同志听到炮声，叫吴光茶把饭拿来，一看是煮鸡蛋，没有吃就走。到一个地方，敌人还没有来，在一个山脚下，又叫吴光茶把饭拿来吃。我们在夏幽只有一个警卫班，约八、九条枪，警卫班在山上警戒，敌人从那边上来，在山上看见

了，马上打枪报告。

敌人从里田前进三天才到夏幽，敌人不知道我们的虚实，说明我们有群众基础，是个空城计。

毛泽东同志与贺子珍结婚就是在夏幽，是一九二八年四、五月，热起来了，穿件单衣，结婚很简单，没有仪式，没有证婚人。从夏幽退出以后，两人就是夫妻关系了。

黄洋界保卫战时，毛泽东同志不在山上，到桂东迎接二十八团去了。当时是湘赣两省敌人"会剿"，即县这边是湖南敌人的三个团（应为二个团），都在黄洋界山底下攻，爬不上来，没有打好久，我们的炮兵来了，五发迫击炮弹，响了两发，打退了敌人的进攻。湘赣两省敌人有矛盾，你进我不进，官兵之间也是对立的，那时说："白军里将校尉等级各自不同，红军中官兵伙吃穿一律平等"。而我们守黄洋界只有一营兵力，部队又没有好多子弹，有一门迫击炮，也没有几发炮弹，打败了敌人，取得了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。如果当时湖南省委不把二十八团和二十九团调往湘南，宁冈的斗争局面一定更稳定，井冈山的形势一定更好。毛泽东同志带领三十一团一个营在桂东县城与二十八团会合。

三湾改编时，我被编在军官队，上山后在大井训练了一个时期，主要是搞军事训练，练习持枪、练跪、立、卧三式射击，还经常搞演讲会，大家讲，讲国际形势，国内形势。"马日事变"事件等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